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四十一

孟子十二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章

章大力云禮者養也即食色而是也欲食欲色人情也不欲紾兄臂不欲踰東家牆亦人情也爲情屈非爲禮屈禮之名先王尊其稱以範愚民耳艾千子云此章乃孟子精義之學也權衡輕重雖聖人復起無以易不知大力何故極口詆之總由學問疎淺不細心讀聖賢書耳先生曰禮本天來情本心來禮未嘗不合於人情然必合於人情至會之則乃所謂天也因

人情而權衡輕重其等殺節文經權正反皆天也故明禮則情得其宜任情則天理可悖此聖道與異端分界原頭此處一差以下更無是處自良知之說熾學士大夫皆以本心爲宗旨而以本天之理皆屬外假波蕩陸沉爲舊世大患大力諸公皆爲所惑亂蓋文人尤易陷溺以其詖淫邪遁近乎文章之詭幻也當時有千子一爭雖不能障其橫流然亦狂瀾一柢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有謂性一孝弟而已先生曰此却說不得孝弟是性所行處故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章

只論書不論人論理不論事處平王之地作平王之詩只有一怨字爲至怨至便是舜之大孝此論理也小弁之可取正在能怨此論詩也宜臼非能怨之人其傅亦未嘗導以處怨慕之事此又當别論不以小弁掩者也將宜臼與小弁分開看則詩教史法兩義相發而不相礙矣

離騷非忠臣不能作小弁非孝子不能作皆以其能怨也非怨字不足以見忠臣孝子之隱蓋其所以能怨者眞忠厚和平之極也

有謂平王之保有伊洛者以其能怨也其親有覆亾之

過而子不怨則視其父如路人矣假令處布衣之列則亦如凱風之詩人無可怨也先生曰此乃孟子論詩不是論平王只論小弁之詩其理正當怨不是說平王能怨亦不是說有此小弁之怨平王便可稱孝也至謂人主之孝與庶人異重在社稷是以功利奪天倫也論語爲衛君章孟子竊負而逃章又如何作解此等議論著學者胸中後來生心害政不是小事不可不辨也

有謂平王之得國也君子猶許之而何論於靈武之事先生曰君子不曾許平王平王負弒逆之罪肅宗尚有恢復迎奉之功肅宗即不得爲孝豈可與平王同

譏耶

凱風何以不怨何以是不解之詞然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

其實高子之怨與孟子之怨不同高子怨字內即帶不可磯意孟子怨字內即帶慕字意如此則不啻去而萬里矣

怨不僅行吟坐歎了却也驪山之前驪山之後有幾何感格消弭挽回功用都在怨字中出虞舜只以怨而致允若孟子所以引之作結也不然即使小弁實是平王自作亦只算不怨耳此怨慕與怨懟所由分也

宋牼將之楚章

說秦楚罷兵之說孟子與經未嘗不同只所爭者號耳
所謂號者只在針鋒之間辨之然而究其所歸如是
則王如是則亾如冬夏之不可同日而語也
只君臣父子兄弟相接處是仁義之原便是王道之極
只被戰國說士講熟一箇利字雖外面相接而裏面
已不相接矣請看个人家父子兄弟間利則相親不
利則相怨以至弒奪者不少然歲時團欒究有不得
不相接者也只是仁義二字雖竟去不盡耳豈天性
之相接如是乎故懷利相接與懷仁義相接相接兩
字雖同其情狀迥別也
於利邊有絲毫去不盡即於仁義懷之不真猶之於仁

義有絲毫去不盡亦於利懷之不精也孟子特加入去利二字煞有精義

孟子居鄒章

交際予受應酧之道視其誠意以為衡皆有精義存焉所謂可與權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章

或云仁字即照三子說不必又進一層先生曰亦非為照三子故仁字不必深講也淳于發難為去就名實故孟子敘三子亦只敘其出處仁字原只在這上邊說理本如此然正須識得仁字全體方能不深講而道理自足只說出處而聖人之精微自存此又不可

不知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只霸便是無王桓文之匡定拜享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目中無有將天命天討之本一齊蔑却此摟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并不用陽尊以爲摟伐矣故第二節當講摟者之無王不講諸侯之無天子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所同也

五霸未嘗不盡地力用人才然其所爲正三王之所必誅豈有慶乎即後世亦未嘗無慶讓然只在權法上講雖自天子出亦總是私心非王者之慶讓也王者之政並從上天生民出來與富強駕馭權術正相反

此是王覇分界處朱子所以不肯輕可漢唐也
若曰五覇桓公爲強則抹殺桓公之功若曰五覇桓公
爲賢則掩却桓公之罪妙在落一盛字則功首罪魁
俱在内矣
孟子取葵丘之會只取其五命尚合義理耳不是贊其
功之盛亦不贊其信於諸侯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章
儉字非儉嗇儉陋也註云止而不過之意最會摹寫足
字之義後世如秦之郡縣唐之藩鎭或憂外重或憂
内重只坐不解一足字之義而封建遂不可復矣
有功而寧無功有利而寧無利此是聖賢打穿後壁本

領舍此而求必濟便是靡所不爲先自處於蠅狗董江都之得爲儒臣亦只解道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亦只解道成敗利鈍非能逆睹今狙獪細士習聞陽明後人頗釣李贄之悖論輒以經濟豪傑自命終其身猖狂奔競自陷於極惡而不知者蓋不少也嗚呼爲孔孟爲王覇爲儒釋爲朱陸爲人獸只在此間辨取毫釐耳可不愼哉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有謂圭奮貨殖正爲多取之計先生曰聖賢論事只有箇是非是非當下便明而成敗利害自在其中二十取一必如貉之去人倫無君子而可如是則當下便

不是不必轉彎到多取也看多取甚於去人倫無諸
子亦只是利害逈見重於是非耳凡爲史學者必坐
此病故朱子力與永康諸公辨論其失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有謂爲政在乎得士強稱商鞅智稱蘇季博稱騶衍是
三子者亦嘗稱先王之治託前聖之書以干當世使
有人焉好之而盡其說則彼固非無善之可採者先
生曰樂正子好善非好士也好善則正與縱横捭闔
一輩相反今只作好士看故要化用此輩不知此輩
即可化用亦須仁漸義摩教行俗美如何一時便化
用得如商鞅蘇秦等先陳帝王之道故是惡人之詐

術耳豈真知帝王之道者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自古窮愁悲憤至不堪之處多蹉脚走入差路去此三氏之所以日盛而人道之變也他也道是大事因緣真仙法器儼然亦以爲大任而不知此正被大任者勞五句壓倒而自入於禽獸非類之道中庸所謂傾者覆之耳

行爲拂亂都只在倫理言行上說方與下動心忍性有會若就天下奔求名利之人而拂亂之不過走人差路耳又何動忍之有

不曰有所能而曰增益所不能當大任人須是才全德

備稍有闕欠定到墮坑落塹

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有次第然所以三字直貫語氣無側折蓋動忍其心性而增益者其才也作三平講理固無害

所以二字是豪傑自強責任天下許多苦餓困拂人到底擔頭不起原非豪傑也

貧士不辰誰非困苦者然其所志只躁進弋獲美官多錢蠅營狗苟至老死而不悟人以爲伏櫪壯心吾以爲反駒逐臭耳五品四維從頭不識到底又何會動忍增益乎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四十二

孟子十三

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知性只作窮理兩字看正指零星精細切實工夫舊說認本體統會要說高一層便與知字膠粘不上不知零星精細切實處莫非性也正莫非天也如此看乃更見其高要另說高一層卻正是所見低也

有謂心之渾於中含者不可以性言一有性之可言即已非性然試從一物未接之始有恍然可識其爲性者是即萬物之所以具也先生曰心之中含者正是

性此誤解程子才說性便已不是性意程子謂人生以上其理在天既生後已墮形氣不全是性之本體耳孟子知性是格物窮理非宗門明心見性也說得過高便易錯

知性是物格盡心是知至故盡字大知字零星若要從無物處恍然悟得本體此却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程子所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正指此也性即理也天即理也不曰心即理也故恍然無物謂心體則可貼知性則非近日講師有闢宋儒之性即理爲非者亦皆惑於良知之說關係邪正不小不可不辨也

知性則知天而能盡其心故朱子云知天只在知性裏說

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即指心體具衆理即統性應萬事即統情也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肖天體釋氏上截天理曰理障下截人事曰事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磨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即此是佛性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曾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下面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之

言下忽省此心詹阜民之下樓忽覺澄瑩王守仁之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賢之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謂知與盡也故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

張子心統性情四字眞千古獨發不是此心則此理顯藏何處但不明所顯藏之理則心雖有而不盡禪學所謂明心見性必先截斷事理而後能眞見本體是必去天而可以明心也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不知離却性天心已不盡安得謂之有見於心哉聖學只說知性知天從無曰知心者蓋心無所

用其知知性天正爲盡此心耳盡得此心下面方好存養不然又存養箇甚故此節工夫重知性而所以欲知性者只爲心下節心性並言而工夫用處亦只在心聖學未嘗輕看心也但必合性天而後謂之心耳

或問禪學亦言見性不只說心是如何曰聖人之所謂性指健順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淨者而言總要打破事理始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之所謂性也後來陽儒陰釋所稱如主靜良知知本慎獨等皆名是而實非同是此術陸子靜謂儒釋差處止是義利之開朱

子曰此猶是第二着吾儒說萬理皆實佛說萬理皆空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别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按此知吾儒惟知其萬理皆實故能誠敬以存養之禪學惟知萬理皆空故猖狂無忌憚下稍一切無用直敢說諸天供事世尊以喩天小於心此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

此節性字作格物窮理看人道是說向外與心天二字膠粘不上與下節存養關會不通不知此病却正坐分內外爲二看得外面一切道理與裏面本體無干不但性非其性卽所謂心亦非聖賢所盡之心也故他說明心見性四字便要掃除一切以爲講心性到

極精微不知他只是不識得性字正是極粗淺處聖賢纔說性便是合外內之道曉得外邊的便明得內邊底初非二事但如時下講格物窮理只說得博聞閎覽玩物喪志一流却又不是聖賢之所謂格物窮理正墮落詞章訓詁爲異端所指爲支離者此則原與心天膠粘不上與存養關會不通又出異端之下無惑乎其讋伏於禪和也故此節只要道得性字不差知字自有着落

三知字微有別知性固指知之無不盡而言然第一箇知字中具有格物功夫在到第二箇知性則純指功夫全備時所謂物格也第三箇知字乃是盡頭處所

謂知至也

集註於此節及言游過矣節皆從極難體會處曲盡其理微妙入神也只在語句文法中所得却在語句文法外直與古聖賢心口相貫接

知行雖微分先後然不是待盡心知天了方去存養也故先後二字不宜說煞

存養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是徹始徹終事若必到純熟後方覺存養存養了方見事天則天在心性外事在存養上求合轉離矣

存養得一分事得一分存養得十分事得十分不必到存養自然後方爲事天養性函在存心下然亦是存

得此心便養得此性非謂存時粗淺到養才精深也不是存心養性要去事天也不是心存性養了方好事天也不是極存養之至足以事天也不是下面存養忽然上極事天所以二字乃直指合一語非進一步追原語也

中庸首章自天命說下先戒愼恐懼而愼獨直指工夫在未發已發末章自下學立心說上先內省不疚而不動不言直歸到無聲無臭明此則先存心而後養性皆所以事天之理了然心目間矣

王伯安謂知天如知州知縣知州則一州皆已事知縣則一縣皆已事是與天爲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

臣事君猶與天爲二者賢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便知他不曾知天猶看得與天爲二在蓋心性即是天命故知得心性便是知天從事於心性便是事天此分言之而理愈一者也如彼之言必如知州知縣管攝得天方是與天爲一若事父事君敬畏着天便是與天爲二都將天看做外邊甚物事要與他比並箇高下只此便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不知聖賢之所謂天只在心性說而此一點敬畏之心正天之精微聖人之極功也若謂君父非己事則州縣又何與己事州縣而知即是己事則君父而事豈反非己事哉又謂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倘賢人之事

尤非也存養功夫徹上徹下其純熟神化處便是聖人除而三月不違以至日月至焉皆存養也即庸人一息一端之反求亦是存養亦即是事天但爭久暫生熟耳其心性無分其天無分也

立命即下章所謂順受其正也非謂自我作主不由造物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知生即知死能事人即事鬼於日用云爲盡合天理此之謂立命惟其不以生死爲事故曰殀壽不貳也釋氏但以生死爲事故求脫離生死一生精神工力都用在臘月三十日只怕胡孫走却直向瞎驢邊滅便道是佛性不毀以聖賢視之乃其所謂弄精魂也秀

才見識低汚看得生死事大已落在他脚底業已爲
壽殀所貳何處得有立命來
立命不是化吉爲凶轉禍爲福亦不是知其無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要之此命字不是術家二氏命字道理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凡不能安命皆坐不知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聖人不言命孟子此章與論語富而可求章俱是爲見
下一等人立言耳有點醒語有指示語只論有益無
益點醒語也有益何故以其在我無益何故以其在
外指示語也然在我者雖無益亦當求在外者雖有

益亦不當求此是前一層之理也

無益云者非是必不得也只是不相關耳如今日以醜壘體求遇其不遇者甚多廳得一醜耳然則卽有遇者亦豈醜之力乎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物猶事也古人訓物字皆兼事物而言不止動植形器之物也故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言其理無不具耳若單指對已有形之物則皆備義不全亦說不去如釋氏問石頭在心內否曰在曰行脚人着甚來由放塊石頭在心內也

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

今人如未有我先有物既有我即有物物各一我我亦一物諸語俱亟要耳

此物字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獸昆蟲草木之謂也看物字錯便生出用我奪我二氏之言矣

此言吾性中無理不具耳非謂與萬物相關通也理本具我則萬物皆在裏以我巴攬無窮則萬物原在外矣總之不明萬物只是一箇理字憑他說象說數說應感都打成兩開於書義毫無著落也

註中兩箇理字各有義理之本然理字是合物我說猶統體一太極也當然之理理字是在物爲理猶物物各一太極也

此與中庸誠者自誠也同例只懸空立此句吃緊正在
下面
物字包羅事物道理無所不在人止將做人物物字看
自然粗淺鄙小并將仁字作萬物一體之仁連仁字
亦粗淺鄙小矣要之渠并不識得儒者萬物一體之
理只和尚慈悲普度諸佛衆生同根盡之耳
末節從其有未誠轉下是原不曾恕在故氣力全在强
字
恕之盡頭便是仁看不欲無加與不欲勿施分別無加
便是仁勿施便是恕無二理也故恕字用力全在强
字强即勿施也而强字都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

見時說但似強恕則近仁耳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不著不察所以不知者察是行習時格致之功人之不著不察或自以爲已知或畏難而不下窮理之功或心粗而不能入或誤於異說而不求知或用功而走入拘蔽之路可知有多少病痛在若只說近而易忽故不著察止見得一種病耳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恥未足恥也無恥乃可恥耳

用有可恥而止於無恥由無恥之甚而至不以無恥爲恥今即以作文喻之凡作惡爛文字者其初未有不

識羞者也巾箱本頭惟恐人見既而稍出示人面皮漸老便公然刊梓行世始不識羞矣今有人從旁大聲疾呼以詈之曰若輩之爲是惡爛文字眞不識羞之甚其人初聞此言亦覺忸然既而聞之稍熟便復怡然答曰我固不識羞須卿何事耶於是遂不以無恥爲恥而恥根始絕矣然則要其可恥必先去其無恥之意要去無恥之意又必先去其不恥無恥之意耳作文之心卽爲人之心也可不猛省乎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章

今世非無才奇才滿眼只是無志所以無志總緣無恥罵之爲禽獸非人莫不勃然怒發及其爲禽獸之事

則又欣然安之奉之爲聖賢莫不色然喜可及見流俗汚下亦不以爲非是皆無恥之甚者無恥安能立志志不立何以成人

偌大一箇世界無人焉以士不立志也志之不立由於不知恥人必恥爲下流而後能向上故曰知恥近乎勇士大夫以梯媒緣索爲傳游俠館僚以鑽刺欺詐爲術下至秀才布衣無不甘卑汚之行習醜惡之文但求騙得功名貨財入手便以爲天下之至巧曰豪傑曰作用才智之士方靡然嚮之惟恐其不及孰知此正孟子所謂無所用恥者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章

當時遊說者但知有功利其實揣摩似乎驕亢其實自
待極卑賤孟子以囂囂語句蹤正是義利王霸之辨
當時卑乞索性不講道義今又以道義爲卑乞之具風
逾下矣
達不離道本領正在窮不失義中窮不失義本領全在
尊德樂義處
末節四句須一氣連讀併看互看朱子詩云浮雲一任
閑書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先生恐其無意於用不
知寒泉精舍中體用一原毫無虧欠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獨言文王或因作人克生有之然不重文王也即易文

王爲堯舜禹湯亦無不可大意只責重人當自奮興耳待而後興雖無猶六字精神都注學人身上與王敎盛衰無涉

興字謂興起善道感發有爲在聖賢路上說若但講事業功名便是三代以後之所謂豪傑正孟子之所黜者陳同父欲以漢唐繼三代朱子辨之最精即是此義

孟子謂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則豪傑正聖賢路上人後世看錯此二字於聖賢之外另立一種放棄理法敢爲不道者曰豪傑不知濟惡不才乃無忌憚之小人非豪傑也因誤解二字後世小才欣然自以爲有此

美名何必聖賢門下此漢唐以後君相人品事功必不能復返於三代之病根也學者不可不辨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看得韓魏之家不足以重我而自視欿然必於己分上已有所見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不是氣可蓋才可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王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懷葛天世界非對霸者之言矣漢治雜黃老正是雜霸豈復有皞皞景象乎黃老申韓自是一氣此等處須辨得分明

王者爲之有實際在皞皞只於不知二字形容氣象耳

若作標枝野鹿觀則是洪荒世界黃老家言矣孟子
所謂王者蓋指三代也
前稱王者末節換君子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兼有位無
位而言如孔子綏之斯來云云是也摠見王道之妙
如此得此道者即君子也其功用亦如是
通章只在王者功用上說末節即就上文極力形容祇
是一意說到底初未嘗分上文爲民風此節爲主德
也纔說業則德在其中德之盛正在業上見故註云
德業之盛與天地之化同何嘗專說德哉
人以上文分民風此節分主德看入君子心性中去不
知通章止在王者功用上說以辨霸者之非一路說

到廣大處未嘗收向裏來也過化存神只重化神二字人或誤看所存何不見朱子云亦是人見得他如此若重在所存豈人所見乎即如俗解又當與所過何分出淺淺矣上下句亦是極言其功用之妙直是乾坤運旋不是補葺罅漏此句當緊對下句霸者作未了語若空空贊頌君子似天地便與題意風馬牛矣或云註謂德業之盛今如子言不脫却德字乎曰纔說業便脫不得德體用一原程子之言所以至也章意却止說功用與霸者對不重德也若說德則上文又何嘗不兼德業來

化神只在及物處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此章仁言善政皆王道中事但有本末淺深之辨耳與別章霸術名法不同

善政得財與霸者任地聚貨法取富強之術不同此與論語道之以政章大意相似直分王霸非也

看註得民財云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則知善政亦指王制之外迹原在仁聲中說非後世桑孔新法之屬也以苛政取民財民但苦之耳何畏之有逋流叛亂終亦必亡所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并不能得民財豈得謂之善乎

善政不是刑名新法得財不是橫征暴歛善敎只在惇

德明倫得心只在格心化成若作感動悅豫奏語便

復上民愛矣

畏愛財心總是孟子點醒世主說法若人君着意在此

便入驩虞假仁一路此正誼明道不謀利計功江都

之所以爲儒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章

孟子時人皆以仁義爲僞故孟子將此等言語點醒其

自有之良心非謂知能之良專在不學不慮也不學

慮甚言其固有之耳然要擴充此仁義知能非學慮

不可若此理不明則廢學慮之說自孟子始矣後來

單舉良知作宗旨不特惑亂後人且枉誣孟子莊子

所謂幷與仁義而竊之使果可竊也豈真仁義哉只爲當時不明仁義之實反以爲外鑠無復於孝弟用功者故孟子爲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守擴充以全其本然其重在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惡學慮之害良而欲廢之也

兩良字只在無不知愛敬看出無無不爲字便是達之天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通節關鍵在及其二字二字之前二字之後混作一件不得打作兩截又不得將下誤解只緣看得木石居鹿豕遊時虛空窈渺講到聞善言見善行則又攙入

運水搬柴頭頭是道耳摠皆禪學也若聖賢云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固不可謂是一件事亦不可謂是兩
截事也不是云寂便是感感便是寂亦不是云寂時
舜一面目感時舜又一面目也讀者㕘之可也

摠是形容聖人之心萬理畢具無聞見時不可得窺一
有所觸全體皆露及其以下正是形容上截之妙非
謂聞見後有此克達也

及其下截卽在上截中不可分作兩橛固也然瀀山云
云乃孟子設言只形容箇無聞見時渾然景象耳俗
解便要坐實舜與野人同在瀀山比較煞是可笑或
云始終皆指歷山時不成升庸後便不沛然然則竊

致而逃定往河濱雷澤矣腐豎不通至此豈非痴人前不得話夢乎

不是聖人之妙只在感應作用上也不是聖人感應作用之妙全在濬山不異野人時墮此二界不入永康即入江西矣聖人全體大用在濬山不見聞時無從窺撥就其見聞沛然處可見聖人渾然一善濬山中已無所不具隨感而出聖人原不分寂感也故及其是回合語不是分界語

天下有是體便有是用可分便不成體用若謂迹如是心不如是則迹從何來故欲辨邪異之非只看今日大講師善知識其所爲立身行事處如何到此却端

公不得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章

無爲無欲正講擴充攔截工夫便知有爲所當爲欲所當欲在若止是強制不行外強中乾坐病正淺如此而已矣便說不去

有云以爲義不可勝用而晏然任之未有不至於爲不爲欲不欲也時時提惺無爲無欲與不可勝用矣先生曰註云能反是心擴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正爲時時提惺於此中究竟不盡克制不盡亦受用不盡故曰如此此而已矣原無晏然任之之意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窮困無聊人東觸西礙步步逼入斷頭死路饒汝奇才異能到此無復擺布只有怨天尤人耳略一轉身墮落披毛戴角去亦且顧不得豈知疢疾中境界儘自縱橫自在何故自投坑陷也只是見識低無志氣耳雖然如是且道德慧術智便如何到手須從今日豎起脊骨猛着精神去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悅非慶幸之意乃嗜慕之誠也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爲景象安社稷安字有許多謀猶事功在正於憂勤惕厲鞠躬盡瘁不見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爲悅

着天民二字便是畎畝樂堯舜之道不肯輕仕者固非
枕流漱石閒人亦非潤愧林慚客也講可字而後字
有身分纔得註中不見知不悔之意
達可而後行謂度其君民時勢因緣足以行吾之道而
後出如伊尹耕莘樂道三聘幡然就湯數言是也先
度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亦是未能樂堯舜之道時事
雖曰行道本乎身却不是現成天民達可行之道理
言有似是而非者此類是也
本節而字中有無心化成神速不測二意
註云上下化之則物字兼君民講無疑而人每混過謂
君不可用物字也不知其爲物不貳則天地亦稱物

豈唐突天地耶

凡講此等書再摹不得大話一摹大話便知是乞兒相矣功業之奇且大莫如伊尹然其本領只在非道義一介不取與三代以下人物推諸葛然自謂苟全性命又曰先帝知臣謹慎故知眞大人定不説假大話其不説假處却眞是大話也趙普謂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便是村學究扯空頭不待其實德修慝而後識其無相度矣秀才胸中須常將此意體貼自然器識不同

有云聖賢議論有定品者有歷數者有偶及者何嘗必分高下後人遇此必欲強生見解巧立名色過爲嶄

輕殊非本旨先生曰如其言此題爲歷數耶爲偶及耶葢定品也曰定品則何得無高下軒輊看總註云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正意本如此隱然示人進取之極此何害於白文而必欲盡去之耶使人抹是非而輕於叛註是亦論者之過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大旨說君子全其所得乎天即程子所謂孔顏所樂何事故世間窮達不能加損即到堯舜事業亦只得浮雲過太虛此是何境界

定字是王者平成富教事非三代下之天下一統太平

無事業氣象也漢唐以來養不成養教不成教制度不成制度事功不成事功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架漏牽補過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間也然則三代後之太平都是氣化中自然治亂以君子視之憂方大耳何樂之有

成已成物者性也無人無我乃禪家之所謂性而非君子所性也正希論性有云生之謂性即太極生兩儀以下諸生字後世以其言出告子而不謂然耳又曰性命之學拱手而讓之方外之士益明以禪學之性爲是故說到本原處定走作

此與其爲氣也相似兩起句文法雖同實義自別上節

是所性之分下節是所性之藴𨄡盼截然

讀書人毎自命不凡一經些小得失利害便和身倒塌何消説到大行窮居耶故分定功夫全在根心上札硬寨做乃得

心是虚器性是實理仁義禮智正是性之四德有是器卽具是四德之理分開有此名目合之只一物也但性屬理故不雜心屬氣便有淸濁理欲之雜唐虞所以言人心道心也此理本人人具足纔有人心之雜理便喪失故君子復性之功正爲培植此理於心耳

此言君子所性之藴仁義禮智凡人本來原藴於心但爲氣禀拘物欲蔽雖不絶萌蘖却不能使之根於心

不能根於心安能有生色云云之妙不能有生色之
妙安能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得所性之存哉註中
所謂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四德根心積盛發外
可知根字不是自然同然
君子所性不是說本然之德故特下根於心三字兼生
質工夫在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所
性到此方盡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根心體段難說孟子特下其生色四句正說所性充足
處指示實際非說根心應驗也外面風吹草動都是
根裏緣由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
有多少病痛在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

踐形

動容周旋中禮方是聖人之盛德古人云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此正是聖人之不可爲處若有意要說得自然便入莊周啗喪吾人風流不啻去而萬里

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兩其字指民兩之字即指富至足便無有不仁不是足後方求其仁專就富養上說不及教一邊若王道之成必世後仁須兼富教方得陳定宇淺看此仁字凡有理若謂孟子所該甚廣則所以仁民之道有未全矣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

有身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爲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

爲有不仁是富民之效如此非富後又去做出仁來如既富加教之說也

民富則性良而俗厚此仁字即在菽粟中推論見民富之妙耳非即富是教亦非富不必教也但如水火之求無勿與即便是仁仁字正不得淡看方得疊句急口語意

民貧則私吝殘刻爭奪之意自然而生此便是不仁民富則有無關通緩急親睦之情亦自然易發此便是仁仁字即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妙推論及

之要之此章原不重仁字說也

此不是說先養後教亦不是說即養是教只是說治天下重在使民富足富足則恒心自生仁只是富足之效與里仁仁字相似原是帶說故不曰民仁矣而曰焉有不仁也

此章仁字即在富足相通處見非聖人教化漸摩之仁也謂此便是教仁不必更有王道即失其義

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言舉全也此章所言舉重也原未及教民意謂富足不必教民者固非謂富足即所以教民者亦非也總因悞看仁字便意上二節說養下節說教相似不知

此三節只是一意若說斂民須另有綱目在不止易薄四句矣

或云孟子不言功利此却言富言財當有分曉予謂只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着眼便似言功利若向易薄四句着眼正見孟子行仁眞實本領與功利家天懸地隔何須更用分曉乎惟其政爲仁政故其富足亦是仁治中之富足民心之仁厚有不期而然者矣

聖人只欲民遂其生此便是仁字根源故其經制不求富而民已富不爲財而財已足所以民無不仁若聖人沾沾謀富足財用則上下交征利不仁之甚矣蕭

道成爲治十年可使黃金與土同價亦可與聖人使
菽粟如水火同語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首節揔只言聖人之道大以起下學聖之法與中庸大
哉聖人之道三節相似連聖人二字亦是從道字帶
來原不爲孔子贊頌也近來紛紛拈重孔子又分上
兩句在孔子身上語下兩句爲學者身上語都自討
支離

此節只是贊聖道之大難爲言亦猶小魯小天下耳

孟子曰雞鳴而起章

間字有疆界有幾候但知疆界而不知幾候則省察處

不切實矣有指點有工夫但知指點而不知工夫則
下手處不切實矣

且如做時文亦有利與善之分要講明義理作好文字
便是善便是舜之徒若只要去剽竊決科便是利便
是跖之徒顧其間亦當從雞鳴時辨取可耳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章

楊墨之分不關出處楊經世也只是爲我墨修身也只
是兼愛子莫執中也不是出處之間

墨子兼愛究竟不能兼如佛說普度衆生究竟不曾度
他只借此立說夸誕令人信從耳要之異端門戶雖
別其本指只是一箇自私自利楊墨佛老原是同根

生也

兆一謂彼自有其一非聖人之一兆中亦彼之所謂中非聖人之中

金正希云學問到極處有何楊墨有何中道任他做出有何是非道學家開口要得欛柄在手所謂權也孟子闢楊墨誤了天下萬世許多子莫早巳見其端矣先生曰他只看差了權字作權柄之權謂縱橫妙用儘繇自家耳不知此却是無忌憚非權之謂正如無星之秤任意輕重却與物之本然分兩不合權者秤錘之謂正在秤星上推移得箇沒走避眞實本然分兩耳從漢儒不識權字程朱辨析至精巳明白無疑

矣而後來又從新惑亂道之難明如此

異端之害朱子謂其彌近理而大亂眞然佛老猶自立其說與儒者爭勝今則儒者反竊其緒餘曰聖人之道本如是其爲亂也更甚矣荆川文集有云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六經孔孟並也門外之戈也其竄入於六經孔孟中而莫之辨也室中之戈也其言痛切明快有衛道之功乃晚年爲王畿李贄所煽惑一折而入於羅刹鬼國甚矣文人雖能言多無當於道也後有作者愼之哉

孟子曰饑者甘食章

借飲食以明心故有甞惟亦有轉折其實飲食之害即

心害也但所指甘飲食之不正乃氣上事不是理上事故得如此道耳勘破此義分合說來都是若陳王一班講必曰氣即是理却是孟子支離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此正與君子不由不恭參看知其爲如是之介必不由不恭正辨其爲聖之和非專指其介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其道理不二也人皆可爲堯舜是言其理堯舜性之是言其氣要之氣不可強而理無不全故皆可爲堯舜必須從身之下手但須別出假之者耳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章

大人之事只是仁義故大人之事備者備於志也若將從來管樂公輔套子鋪張只翻得窮秀才門面大話耳究竟與大人没交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衆人眼中無一件不倒置仲子之流不過就衆人意中顯奇特是衆人之黠者耳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章

此只設難以窮聖人處變之道耳皐陶不執執之而舜禁則害義舜聽皐陶執之則義又害仁惟皐陶自執不以天子父廢此爲義之盡舜自竊負而逃不以天

下易父此爲仁之至道理到此已盡人又要推論舜逃後臯陶如何行法天下又如何迎舜直是癡人說夢矣若依他推論恐臯陶必須出廣捕牌舜須毀形變名姓即迎舜返國後亦須斷燒埋銷案耳

孟子曰食而弗愛章

當時上下只用得虛拘之法其不可者僅孟子一人耳此法不止戰國後世取士用賢總不出此義要之世間君子不多有自不得不爾陳簡討吳聘君陳布衣不肯應科舉有志者且然況聖賢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形色只是形色其各有自然之理即天性也此天性即

在形色上看是從道理說不從心說

此與告子生之謂性陽明能視能聽是性正有是非邪
正之辨

有謂念之自內而起者必外緣形色而後可以接於物
智之自外而觸者必先感形色而後可以通於故形
色之於天性一耶二耶先生曰此是內外交接之故
不是形色天性之義即形色之理是天性非形色能
通性也形色與內相通處却說心矣

心亦只是形色其作睿聖之理則天性也

若云形色即是天性則是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目之於
色四支之於安佚皆可謂天性也其弊必至於猖狂

恣肆無忌憚而後已故註云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乃所謂天性也此紫陽有功後學之語也蓋目能視耳能聽而聰明乃天性也父子君臣其仁義乃天性也故曰有物必有則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合下如此反身而誠無所缺欠生安之聖人之踐形也克己復禮主敬強恕學利困勉之聖人之踐形也

踐字在聖人是現成字面在學聖人卽是用力字面人講此節每補出聖人不過踐形耳以爲得引進衆人意不知先失語氣看惟字然後字一何鄭重正要見踐形之難也但看後世講性說心出玄入妙扛得兩

脚不着地然於視聽言動上何曾肯用工夫來惟其看得賤形粗淺耳孟子此章正爲此症下針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是第一等人教法甚言當下點化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也平日積漸之功郎下面四種亦同事如時雨化非其人不得在聖教亦希有難覯者若説聖人概化之以時則不須復有下四種矣

自時雨化至答問其品遞降有差至私淑艾者原別變一法不可謂其品在答問之下也要之私淑艾中亦有上四種在如孟子程子朱子如時雨化一等也其

外諸賢成德達財甚多若訓詁箋註之儒亦答問之
流也孟子以此一條置末固自處之義亦理當另起
耳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丑既知高美而又欲孟子少貶須知原不曾識得道在
夫道豈孟子囊橐中物而可意爲高卑顯秘乎世之
師以欺其弟弟以疑其師如此者正復不少乃知庸
人見識千古如一

公孫丑差處只在一使字夫道何物也豈敎者所能使
乎云何不使爲可幾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彼亦疑
孟子之使也今日初學作文不肯要好而只怨訓前

輩之何不下一格者如此不適議論豈少哉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戰國時縱橫名法督責富強之術皆爲逢迎人君好貨利淫欲武暴之心而造爲一種說數以爲道理當如此或遠托黃老或近祖桓文皆所謂以道殉人者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二何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愛用之物施之各當一也親親仁民愛物以次差等推之有序二也仁民愛物總只在親親用力此處厚一分下稍有一分歸於一本三也

親親仁民愛物層次雖有三等而君子之爲道也止有

一本親親十分到愛物纔有一二分若親親只五六分推到仁民處已不足況愛物乎故君子欲盡仁愛之量只在親親上加厚親益厚則放之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道生韓退之原人亦能言篤近而舉遠他便見得箇大頭腦處但於細分不精覈故一視同仁句便籠統去於原道亦云博愛之謂仁其見處大略如此平生最闢佛氏卻不道此處正落他圈圚若無橫渠一篇西銘此理終古欠分明矣

親親仁民愛物必如此剖別分明纔成得渾侖一件所謂仁也異端不知此理以平等普度無別擇為廣大不道正是其不仁處譬之人身自首至足官骸分位

高卑清濁逈然各用却只是一體然必如此分位各用乃所以爲一體若倒屙出口把舌置尻豈復成人哉異端究不能自平其首足官骸之等即可以信其理之必無而説之不可行矣

只理一分殊四字自是天生如此非聖人强爲差排分别也但看世間持齋放生之人即使孝親敬長已自降其親長與蟲豸同等不可以言孝敬矣然持齋放生則無不忤逆父母爭忮伯叔兄弟刻薄宗族親戚者其立説顛倒勢所必然也

儒者理一而分殊只是推得去異端二本而無分只是推不去兩句中兩而字正是説推得去也

異端所不解在分殊處秀才所不解在理一處故講此章者不怕不明等殺但不能於等殺上見得箇渾侖一件耳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孟子開口便說無不知也無不愛也有此二句立在前則篤近舉遠之理不必註解出來而言下大意已解此二句說在前即是活句移置急先務親賢後作補足語即是死句夫句之死活豈有他哉惟在人移置先後之間耳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四十三

孟子十四

盡心下

孟子曰盡信書章

孟子教人信書貴得其大意不要字句上去傅會且如咸丘蒙說北山之詩其始似拘然遂使天下以臣父爲可其終則賊故謂盡信則不如無耳今之後生小子輕於非詆先儒村學究便思著書翻案須知孟子究不曾抹却血流漂杵句也

差在盡字不在信字所以盡者胸無是非也

文勝則史古人文章定有過實處理本如此

孟子正恐人不信書而言讀書當得其大義所在若徒求之辭何反以小者惑其大者矣謝上蔡博舉史傳程子謂其玩物喪志及見程子讀史書字句不遺甚以爲疑後乃悟此理每舉以教學者正可與此意參看程子改大學古本朱子辨詩序此能篤信書者也伯安舉良知而非孟子之旨舉致知而非曾子之義此不信書者也會得此意方不負孟子此章心切

孟子此章專爲不善讀書人害道說法一種拘文牽義支離於字句而反病大旨如近世蒙存淺達等講章是也其一種穿鑿破碎自以爲得古人不傳之奇而淺害於道如郝敬之經解季本之私考近日黃石齋

之易象正洞璣等經說是也此皆就文字生病卽可以本文正之其害猶小至若陰主邪異之教而陽借聖賢語言文字以飾其說如致良知體認天理主靜知本愼獨體等宗派言皆聖賢之言而理非聖賢之理惑亂至此雖明眼難辨害道乃不可勝言矣然其詖淫邪遁作用總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生發猶而今之學者於聖賢之書亦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作生活聞其說便似與聖賢之書無異鮮不靡然信之而反不信正學者皆緣於義理無見而讀書但知有語言文字之粗跡也若能於書之義理是非研究得聖賢眞正指歸則一切語言文字皆有下落誰

能改頭換面以惑亂我哉孟子所戒止爲盡字不好不是教人不信書盡者正指語言文字之粗跡雖經傳不能無文法之病讀書不於義理是非上斷之將語言文字之粗跡與聖賢指歸混淪不分輕重則必反因粗跡而疑及指歸如泥血流漂杵必疑武王之力褻不仁矣即讀此章書者亦須見孟子指歸而不執語言文字之粗跡不然如陽明謂反之吾心而非雖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信也彼直是不信書耳遂爲無忌憚之言豈非不如無書一句粗跡誤事耶

於世務而講斡旋者必小人也於學問而講斡旋者必小儒也如孟子云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一何犯

明磊落直截痛快作文者曲爲之說曰不盡信正所以盡信意若孟子此言有所太甚而必待我之爲斡旋者吾不識孟子何如人而待公等斡旋耶朱子之於禮斷然不信古本大學於詩斷然不信小序何嘗依違囁嚅於其間哉其所以不依違囁嚅者以其務求此理之當初非有立說翻案之私意存焉也惟陽明肆詆考亭而又恐天下之疑其異而不之信也乃爲晚年定論以斡旋之改竄割裂以就其說思以塗天下之耳目卽此爲欺天罔人矣尙何論其學乎佛氏著說多援聖經闢邪如韓歐程朱及扯入護法伽藍宗杲謂張侍郎云足下得此把柄入手卽用儒家

言語改頭換面接引後學去無非此故智吾故曰凡講幹旋者必小人小儒也

當時必有爭地殺人者藉口武成故孟子發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論

孟子不盡信者必有深信處今試讀武成篇諸公且道孟子所取二三策安在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當時好名人難辨能讓千乘安得不驚世若近日何用如此口談性命之人皆失色於簞豆者也其妻子生徒且心鄙之况能欺天下乎然雖高低迥絶總只是此一點心腸裝扮古之名高則好者亦高今日名低

則好者亦低耳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此章專就開風興起處指出清和之聖將來鼓舞天下人自古未有以聖人目夷惠者有之自孟子始嘗楊墨鄉愿陷溺頹靡非得一番振興不足以救之惟夷惠行高迹著以之廉頑立懦寬鄙敦薄效速而及廣故專舉以立之表是孟子千古特識此章之微旨在此但有揚而無抑故不但與養氣大成二章之論不同並與隘不恭章專論夷惠者亦別看朱子答問兩條正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補足願學意也隘與不恭章言外有願學意此章並無言外百

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然則孔子非興起百世者乎看孟子凡說聞風但及夷惠而不及伊尹孔子伊尹有事功不用風孔子道大不可以風言也聞孔子而興起者止有一孟子後只有程朱耳豈可望之人人乎惟夷惠以高行偏勝至聖人故有風風便易動人春之和秋之清皆風也故變化萬物披速四時元氣流行並得以風當之哉故此章言外無孔子

論夷惠有指其弊言者隘與不恭是也有此論聖人之極者願學孔子是也有引其同道者趨一是也有微顯闡幽以見各聖未嘗不全者柳下之不易介伯夷

之不念惡是也各章自有義絶不相通此章不但不

指其弊不諭其極不引其同并不闡聖德之全正要

就他偏勝處見其制行之高足以感動百姓耳

孟子學孔子而屢歎夷惠何也朱子曰薑桂大黃雖非

中和然去病之功爲捷參苓芝朮有養性之益而緩

急伐病未必優於此所以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也

今日人品文字皆不能卓然有所樹立而輒講渾融

圓活正犯麻痺狂譫之疾非大有以滌盪之雖參朮

不能補益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此章大意是解釋仁道二字歸重人身爲正從來有重

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
親切重人見責重踐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
之旨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是倒說非本義也言字
固重然論之如是體之亦如是非有二也以仁之理
合於人之身有人倫日用之事即爲君臣父子之道
人不合仁無從爲道不合仁與人亦無從言道也至
講章謂上句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所以爲
道其說極支離又有謂首句便自合矣何必屋上架
屋其說儱侗更甚仁也者人也此句說道理自然人必
合之而後爲道必合而言之而後明其爲道首句中
連合字也說不得

此與中庸仁者人也義絕不同看中庸下句便云親親爲大又對分出義理來故人字指生意愛理而言此下文云合而言之道也可見人字指所以爲人之全理而言看白文自分明今一槪作中庸義解不但仁字誤并道字亦說不完全矣

仁者所以爲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質以此理合此體質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

仁者所以爲人之理合而言之便是率性之謂道都就人身本然而言非謂通於人物也人看得仁字粗淺以慈愛爲仁看得道字粗淺以因緣交接爲道竟將此理都說在外而如其言將靜坐一室不與物接則

竟無仁無道耶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章

或謂靑天白日奴隷知其淸明孟子此言終是激論此其說尤與於小人之甚者也吾試以後事論之自漢以來道莫盛於考亭而考亭至今不理於口矣自宋以下禍莫烈於新建而新建至今理於口矣且如論朋黨東漢之世以李膺范滂爲是其得理於曹節王甫之口乎如論儒釋吾以儒爲是其得理於釋者之口乎人惟以理於口爲純粹中正於是於門戶始有調停兩是之說於學問始有異同合一之說此非小人之尤者乎故吾直斷以爲世之爲聖人者斷

斷乎未有或理於口者也然斯言亦且擬衆喙矣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昭昭在明明德上說使人昭昭謂教化之行即新民也

陳臻問曰齊饑章

陳臻亦疑不可其不可從利害來孟子自有其不可此不可從是非出是即喻利喻義之辨亦即爲已爲人之分令人纔開口纔舉足便只有一个成敗利鈍橫於胸中如何得人品事功耶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

此章專爲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一流竟以氣即是理一滚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欲爲天理如

今日之講學者兩兩開說分明君子不謂謂字極重原是道性善與謂生之謂性之旨耳

道理愈分析則愈明如性命本是一原被孟子判作二又將性也命也不謂性不謂命寫作四辨析毫釐如繭絲牛毛一針不亂而所謂一原處更分明矣

讀孟子此章方知程朱理氣分合之義的確不可移易只義便是性非義之上更有性也是則從非則諫可則進否則退明則良昏則死之類乃所謂義非血性與切之謂也人於義字看來終與仁字不同即告子內外疑關也

尊賢爲大義也而下節更云不可以不知人益尊不難

尊非所當尊則義失故必重在知人知人卽智也知

帖貫說正是此義

孟子一部書只是有性不謂命佛老荀楊都見不透此所以亂道後來昌黎爲性有三品之說雖稍近理然到底只說得氣質之性耳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章

孟子說天爵便云樂善不倦樂善處正是人性之同性善故也從此到聖神亦只是善上做去然善在天下爲實理而在人爲實心有實心則實理始爲我有此孟子道性善而又必稱堯舜勉人之本旨也

之謂善三字語氣原指人品名目註中天下之理四字

解可欲二字耳故接句即下其爲人也煞句則可謂
善人矣清出本義
自大至聖相去尚遠實有工候界級可見到聖與神其
辨甚微不得強分兩等
不可知故曰神非如神之謂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從來異氏有箝椎棒喝之法勸誘籠絡之術而吾儒無
有所以智愚強弱之民盡爲彼所收而反以儒爲澹
泊也然爲所箝椎棒喝勸誘籠絡之民而使其一有
悔心則未有不反而以吾之淡泊爲有味者何則人
之本心不可泯沒而先王之法又皆待以至誠故惟

在愛之者有其人耳特疑孟子時闢楊墨者惟一孟

子耳孟子方患天下之不能距楊墨故大聲疾呼曰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奈何即嫌其太甚乎不

知此正如捕盜之尉方其追跡掩擊之時諄諄戒諭

勿令殘殺便要打算所以受降編置之法耳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用一緩二上三句中本具不是舊制並征君子爲之更

張加恩也只因後來一時併取民力不堪故孟子言

此意中先有用二用三而發

或云以催科爲考成爲有司者知愛功名不知愛百姓

萬曆間江陵相公爲之倆也此言眞可痛然吾聞當

時有司尚有寬法以甦民者朝宁亦不之罪也後來有加派有預征而民始不堪矣然吾見尚有漏綱之頑民也後來良善無絲毫之敢逋而官蠹豪猾侵蝕動以千萬而民更不堪矣

天下賊民酷吏不消他惡只急公奉法四字足以殘殺天下有餘罪則歸君利則歸己美官多錢皆以一路之哭得之考成課最錄此其選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章

第二節緊承首節仁義並起充字下兩節則又因充無穿窬之義而極推之

不忍不為二字尚渾淪又就其中指出抗淺近平易者

令人箇箇承當無可遁脫處
無受之實有氣上事有理上事孟子所發明專指理耳
氣之無受不可充也充之則必至於盜賊叛亂豈無
穿窬之心之所推乎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半截此處而字勢歸重在上半
截蓋非謂近約者貫乎遠博謂遠博而即在乎近約
乃所以爲難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此命字指氣數之命言非性命之命也以漸近自然爲
解乃至命非俟命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實見得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意方識此泰山巖巖氣象若徒作虛驕客氣則戰國縱橫之士如顏蠋王斗之徒亦能爲之彼其意中正有大人之赫赫在如醉人之必强謂不醉耳又何嘗藐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此欲字非嗜慾沉溺之欲卽口之於味也一節道理孟子所云性也堯舜所云人心也乃凡人之與生俱生雖聖人亦必不可無者也故謂之寡寡者謂不爲其所誘溺沾戀則道心爲主而仁之於父子一節道理不走作乃所謂存焉者也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

竅不測之物存有與之存焉者耳荆川答王遵巖書自謂四十年前所聞於經書師友與其意見窺測者皆爲隔壁聽話於是放捨抹撥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東西至謂孔顏一生工夫只完養收攝得此物其說之可笑如此故知明明德不講得止至善一綱領雖坐破蒲團踢翻醋甕未有不蹉入鬼窟者也

須知口鼻耳目四肢渾是一團天理纔說欲便是不好此與虞書人心不同故周子之說謂當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而朱子又曰只漸減少便存得此心則周子之說固精而朱子之說又較密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有謂狂者又不可得此句回護甚難上云琴張曾晳牧皮皆狂者也此云又不可得將置諸賢於何地耶先生曰琴張曾晳牧皮固狂者一流然終不知所裁不足以與大道之傳故曰不可得此句又何須回護如顏子早夭不及見其大成即不算與之不然不得中行何又置顏子於何地

人都看鄉愿做庸鄙一流非也其見頗高其術甚狡以庸鄙之言行愚弄惑亂天下耳老釋正得此秘故易於動人因思稽阮之徒似乎狂狷行徑也只是鄉愿法嗣與狂狷正自背馳皆從生斯世也為斯世也此

二句得宗者也

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聖賢大聲疾呼驚世震俗到得此理復明原是人人所自有不是聖賢別將一件換去也不是別有所修改加減於上面也惟其如此憑他管商申韓儀秦佛老告子象山公甫伯安百般惑亂日新月盛到底澌滅他不得今日提起便在只恨無君子反之使正以奏興起之功耳

經在天地間亭亭當當本無不正只緣異端惑亂之後故必反之而後正耳

正字中分量亦復不同君子反經必須到盡處方是孟子之所謂經正如漢以後闢二氏功莫大於韓退之

然於經尚粗有正不盡處必至程朱而後謂之正即程門弟子於經亦微有不盡處得朱子爲之詳辨而後無所不正故反字在經字上正見人人可以用力反得一分即有一分之興至正字在經字下非孔孟程朱之功不足以當之也

經正民興原在辨明學術上說玩註下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八字則正興都就知一邊看若泛作政教感化講失之遠矣反經之任堯舜與孔孟共之能言距楊墨者即君子也吾輩今日猶得執此理以闢邪說亦賴程朱一番經正耳

經與民原流合一故正與興氣息相關此即性善之旨

也正者正其善與亦與其善君子不是別有个道理只就此中分辨出似善而非者耳異端之亂道亦未嘗敢道个不善故只好說个無善無惡爲本體也今人動云佛氏亦勸人爲善陽明亦教人爲聖人然則墨子一書亦言修身尙賢以治國平天下同是堯舜同非桀紂韓退之且惑其說矣何以孟子獨斷个無父禽獸之極罪乎故後世講學只是是非不曾分明幾不分明使經不得其正身入於邪慝而不自知其非也

今人最怕是是非二字一切要包羅和會圓融含餬纔辨白分明便曰矯激曰刻覈凡做文爲人無不如此

甚至三教必求合一朱陸必求同歸推其意幷楊墨告子與孟子不分優劣爲得此正是鄉原之術中於人心渝肌浹髓牢不可破看孟子一生用力亦只於是非二字分別得盡其所謂經正直不許似是而非者絲毫假借夾帶過去耳

註中興起於善最宜玩善即經也富強之說精則民興於功利禍福死生之說精則民興於二氏科甲之說精則民興於時文迷化巧宦之說精則民興於無恥彼皆發憤竭力以圖之求始非興也但不興於善耳衆皆悅之四字便是興字命根要之庶民原無日不興悅鄉愿處亦誤以爲善耳而不知其非也若有真善

式樣示之其恍更可知矣孔孟不再無怪其惑於佛
老程朱不生無怪其溺於陳王天下紛紛總緣未得
箇反經君子耳於民乎何尤
君子與邪慝所爭者正此庶民耳即以文字喻之今日
俗爛熟腔不顧講理相習成風此邪慝也只爲天下
秀才隨人脚跟不能知恥自振此庶民不興也有識
者從而變之思得一二實學奇才者出使之翕然興
起亦甚易此孟子好辨正人心本懷即孔子思狂狷
章意也
毀狂狷者只有鄉原破鄉原者亦必須狂狷望君子曰
反望庶民曰興皆奮發振起之象即思狂狷本意也

稱夷惠爲百世師能與起人而不及孔子朱子謂治閭巷危懸之候姜桂大黃優於參朮正是此旨

此章原論狂狷因及鄉原因及邪慝邪慝二字包舉楊墨與諸異端說答者流在內故註云鄉原之屬

章意只是論狂狷而及鄉原鄉原者狂狷之反對也狂狷似偏而實近中道鄉原似中道而實爲賊故反經經正專指鄉原言至邪慝句則所包者廣註所謂並起不可勝正者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而吾學既明則衆邪皆自滅熄也

或云孟夫子實見戰國以後士大夫陷溺已深不可與入賢聖之道漢興治法不純用儒者轉見敦厚讀書

石君傳自見唐用詩賦宋尊經學士氣愈盛德業愈衰明初濬見及此選舉人材彷彿孝弟力田多有布衣徵爲尚書者矯枉如此尚致後來文弱之弊孟夫子一眼爍破千百年盛衰氣運今日舍徵聘而襲制舉誠未見其可也先生曰士大夫陷溺濬不可與人道正爲無真讀書儒者耳漢興之酈陸即戰國說士也叔孫通公孫弘闒媚之徒也萬石君與其子建慶雖稱恭謹一味阿世取榮正鄉原的傳史遷與微巧之直不疑處謂之周仁同傳濬譏之也然則漢治之卑正爲用鄉原不用儒者耳經學明於宋而宋實不能尊用之故衰豈可與晉之淸言同案哉後來事

功人品之壞皆由學術之不明制令雖尚程朱而士大夫講學者叛之若讐敵卽嘉隆以來講章制藝可見此經不正而邪慝興釀致生民之禍制舉雖非不易之良法然實非其罪也今不明正學術之是非而欲罷制舉行徵聘吾見一班有錢不識字鄉原彈冠上塲耳曾何補於治道哉

此章反經以孔子之是非爲宗以入堯舜之道下章卽繼以列聖相傳之統由堯舜至孔子則反經君子其任固有所屬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聖人每五百年一興天地氣運使然顧天地之氣運亦

有厚薄堯舜湯文皆在上位是值氣運厚時及周之衰孔子不王是值氣運薄時天地反承受聖人不起耳

見知聞知之分大段有不可曉朱子謂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大義已盡近時講學必系師傳正墜異端密室傳帕之習不過以此爲標榜招牌耳實與聖學無干學者不爲其所惑可也要知上幾節文勢直注末二句是孟子歎道統之無屬而隱然有自任之意

凡邪教密傳非大道之公故必以衣鉢源流爲証聖人

之道若大路然不必有所付受爲支派也其揆果一
則千歲千里若合符節所行所言天下後世皆可共
質如其不然雖親依賢者門牆於此事無毫釐交涉
也